

Analysis of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Liangyu Wei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Metaphor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but also a way of thinking that reflects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nation and reveals the wisdom of humanity's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Human cognition of metaphors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and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hen translat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vividly convey the emotions behind metaphors. The paper summarizes common metaphor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analyzes wha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used to maximize the role of metaphors, in order to enrich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aphor;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隐喻的中日互译分析

魏良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国·天津 300204

摘要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折射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特性,揭示了人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并改造社会的智慧。人类对于隐喻的认知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日互译时,为了形象地传递隐喻背后蕴含的感情,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很有必要。论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归纳了中日两种语言中常见隐喻及对应翻译,并分析应以何种翻译策略来处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隐喻的作用,以期丰富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发展。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隐喻; 中日互译

1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

1.1 认知隐喻的概念

隐喻是一种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通常是进行用一种领域的印象和经验来形容和理解另一种领域的印象和经验的认知活动产生的结果,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让语言表达更为生动。认知语言学的创立者乔治·雷可夫(George Lakoff)认为,隐喻是人类日常语言活动所必要的能力。认知隐喻是人类借由意象主观地对世界进行解释,反映了主导形成认知的文化内涵、具体的文化的交往方式与社会特征,是将意义具象化、超越事物表面的特征反映源源不断出现的各种现象,由于其各种单位范畴和人类所建立的大多数范畴一样,是非离散性的,所以边界通常比较不明确。

【作者简介】魏良玉(2000-),女,中国山东邹城人,硕士,从事日语语言文学研究。

认知语言学理论表明,隐喻的基本作用是用已知的概念去表达未知的概念,达到源范畴向目标范畴的概念延伸。构成单词的不同的义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将这些义项联系起来桥梁,简单地概括这一过程,即首先由于外界的刺激,在大脑中形成了某种感受和情绪,再通过这种思维将一系列认知和心理体验作用于词义的形成和演变^[1]。

1.2 隐喻的产生与发展

影响隐喻产生的因素多种多样,最主要的就是历史与时代的发展,促使社会和大众的认知不断发生变化,以及长久以来传承下来的文化和认知,因此有些隐喻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事物和现象的产生,又在不断丰富着人们的认知,为了让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人类会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创造更多隐喻,也是智慧的结晶在语言文学领域的体现。中日两国在自然资源、生存环境、历史和文化、经济的发展方面都各不相同,由于同为亚洲国家,加之中国和日本之间长久以来的文化交流,使得某些隐喻的含义能够共通,但由于两国人民对于某

些事物和现象的认知心理是不同的,也给予了会导致出现含义完全相反的隐喻,在后文中会举例说明。

隐喻在文学作品被广泛应用,更是在独特的文学形式中大放异彩,有时甚至能成为点睛之笔。古诗、谚语、俳句等具有典型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学作品中,隐喻占据很大的一部分。而人类又借助文学创作的方式,通过引发大多数人的共鸣,反向地将新创造的隐喻广泛传播植入到大众的脑海里,使之变得家喻户晓,最后成为固定表达和概念,赋予民族语言独特性与复杂性^[2]。

2 中日常见隐喻对比

2.1 意象类

隐喻的最为普遍的一种类型则是意象,从自然现象到动植物,隐喻诞生于多种多样的范畴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隐喻如“月亮”一词。在汉语中,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中将月亮化身成团圆、思念的象征,以此抒发孤独;“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中,月亮又象征着永恒与短暂的思考。日语中“月”也象征着贞洁、爱与美,是美好的意象,“月に叢雲花に風”(好景不长,好事多磨)中,月亮就代表美好但难以长存的愿景。另外,夏目漱石以“今夜は月がきれいですね”,含蓄又浪漫地表达“我爱你”,利用“月(つき)”和“喜欢(すき)”发音上的相似,形成了独特的隐喻的方式,这也是日语语言的特殊性质,类似于中国的谐音双关,如用大枣、花生、桂圆、莲子来寓意“早生贵子”。

此外,动物也是经常出现的隐喻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动物在汉语和日语中的隐喻的感情色彩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例如,猫在日本人心中是非常惹人怜爱的动物,能够保持日本人喜欢的距离感,因此与之相关的都是较为正面的词汇,但中国人通常认为猫性格难以驯服,神秘、独来独往,不如狗忠诚易亲近,所以对猫比较无感,相关隐喻也较少,但随着现代社会喜欢将猫作为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对猫的评价有所提高;而由于中国自古以来经常使用牛来耕田,因此“牛”常常代表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老实朴素,但由于日本人缺乏这种经验,和牛之间并没有特殊的感情连接,所以“牛”在日语中反而象征着愚钝、笨重、不够聪明。

还有一些幻想中的生物,如“龙”和“凤”,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是吉祥和地位的象征,如“人中龙凤”一词,古代的皇帝也是身着龙袍,以体现其尊贵、至高无上的身份。

“河童”也是日本民间传说的生物,是两栖类的怪物和水神的化身。常被用于讽刺一个人相貌丑陋,但有时也有正面含义,如“河童に水練”(班门弄斧)^[1]。

2.2 空间类

比起意象,空间类的隐喻功能性更强,大部分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关于“上”与“下”的解析与讨论是隐喻研究中特点鲜明的一部分,在日语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①表

示品质、价值、能力,如“上品”(高级)“下品”(低级)“上手”(好)“下手”(不好);②表示社会地位、身份等级,如“上司”(上级)“下女”(女佣);③表示年龄长幼,如“年上”(年龄大于自己)“年下”(年龄小于自己)。一般“上”在各个层面都是优于“下”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左”与“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左边可能象征着阴、柔、虚、内、保守、传统、感性、艺术等,而右边可能象征着阳、刚、实、外、进取、创新、理性、科技等。这种区分不代表哪一个更为重要或者更为高贵,而只是代表不同的特征和意义。在国际商务场合中,通常遵循的是“以右为尊”的原则,即在接待客人时,会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边,以示尊重。在政治和社会角度来看,左右常常用来表示不同的政治倾向或社会阵营。例如,在欧美社会,左翼政治强调社会平等、政府管控和民主自由,而右翼政治则强调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传统价值观。

空间类的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独特用法,有时也能反映社交关系在我们头脑中的构建方式。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证明,我们用来描述社交关系的空间隐喻,如“朋友”与“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感知,以及将某人描述为“疏远”和“亲近”,其中的“远”和“近”则超越了原本的指向空间和方向的含义,在此之上用来表示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则反映了这些社交关系在我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构建的。具体来说,当我们把外向的朋友形容为“照亮整个房间”时,大脑中追踪环境亮度的同一区域(视觉皮层)在理解隐喻过程中被重新激活,以模拟房间亮起来的画面,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关于某人性“阳光开朗”的抽象评价。

这种空间隐喻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还是我们思考和谈论抽象社会观念的方式之一。例如,在日语中,常常用“旅(たび)”指代人生或是一段感情或经历,“心の丈(こころのたけ)”是利用衡量尺度的单位“丈”来隐喻心中所想的一切,“正体(しょうたい)”则是指原形和真面目,这些表达方式涉及模拟与当初体验这些状态时所涉及的相同感觉和知觉网络。这表明,物理空间中物体的具体体验似乎提供了有用的概念结构,我们可以将其映射到我们对抽象概念的认知和判断上,空间隐喻就是这个过程得到的最终结果。

2.3 色彩类

色彩除了描述实际情况的效果外,也蕴含丰富的含义。在日语中,“青”(蓝色)经常象征舒适、悠闲的氛围,例如“青空”(湛蓝的天空)经常出现在愉快、和谐的场景里,而特殊场合下,也能表示沉重、压抑的氛围,如“青ざめる”(脸色煞白),此时,原本的蓝色变成了白色,来体现恐惧和震惊。

黑和白的隐喻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中,还深深植根于艺术、哲学和日常生活中。在许多文化中,白色通常与纯

洁、道德、光明和善良相关联。例如,在图画书中,善良的人、天使和神灵通常被描绘为身着白色。被列入“白名单”通常意味着正面、被接受的状态,而“白色的谎言”虽然扭曲事实,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些象征意义反映了人类对于纯洁和道德的追求和尊重。黑色与白色相反,黑色象征着虚无、缺失、阴暗面或邪恶。例如,黑色的衣物或旗帜常用来象征阴谋狡诈的邪恶一方。黑色的强势和独立性使其成为一种独立、刚强的象征,有时甚至被视为能够吞噬所有颜色的力量。

此外,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不仅是血液的颜色,还象征着生命、活力、热情和喜庆。此外,红色在五行中对应火,与八卦中的离卦相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其在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红色通常与喜庆场合相关联,如婚礼、节日和庆典,表示吉祥和幸福,也常用“脸红”来体现害羞、不好意思。儒、道、释三家都对红色有所推崇,使得这种颜色在宗教仪式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红色的隐喻,相较于汉语,日语还增加了一些负面含义,如“赤祸”(赤色灾祸)“赤嘘”(大谎话)^[4]。

3 互译时的策略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民族性格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总和,包含了很多因素,其中文化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中国是具有世界规模的文明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就拥有独自的文化体系,对其他文化总是敬而远之,有着过于强烈的自尊心,在语言表达上是自信、直率的,表态也常常是明确的。而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从未间断,无论是中国的儒学和佛教,还是西方的文化,都给日本带来了很大影响,现代的日本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的模式,更强调忠于集体,不鼓励个人主张,因此日本人对他人的心情想法更加体察入微,语言表达方式也更加含蓄、委婉。所以,在对于隐喻进行中日互译时,我们首先要正确把握隐喻产生背后的逻辑和认知过程,只有理解了两种语言的思维才能更好地选择合适的译文。

例如,对于“猿も木から落ちる”的翻译,最贴切的翻译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原义是猴子虽然善于爬树,但有时也会不小心摔落,比喻无论多么厉害的人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如果直译则欠缺了韵味,读者也一时难以理解想表达的意思,将其巧妙地转换为谚语,不仅字数相近,阅读的观

感也更佳,增添了文学性。

在中译日时,成语的翻译也是难点,如“华而不实”一词,对应的翻译是“見掛け倒し”,这样也没有问题,但如果如果有充足的阅读量和词汇量,就能够得知“金魚の刺身”这句谚语是相同的含义,对于熟悉的概念和意境,日本人看到就能够更快速在脑海内调动相关的认知与体验,从而更好地理解源语^[5]。

4 结语

隐喻的本质就是因相似而形成的关联记忆,使得原本处于不同领域的复数的概念以绑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提到一个,另一个就会随之同时出现,并且具有不断发散到更多领域的潜能。隐喻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功能和效果,它丰富升华了对主观世界的认知,实现从具体到抽象,抽象又反作用于具体,弥补了语言符号和信息之间表达的不足,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互相影响,让文学与文化迸发新的生命力与活力。

从认知特点的角度出发,能够更好地把握源语的感情色彩,在理解表达时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中日互译,就能在正确传达意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尽力超越词汇与语法差异的障碍,输出更符合目的语受众的立场的内容。对于共通的隐喻直接翻译,做到意义和形式的等效转换,保持源语的特点和个性;对于有差异的隐喻,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增添,或是灵活地用另一种含义相同的隐喻取而代之,果断作出取舍。想要提高日汉语言置换的完成度,就要求我们追求更贴近目的语受众的民俗传统、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深入挖掘日本文化的特性,培养对日语隐喻的抽象思维,让隐喻成为丰富语言系统、助力跨文化交流的工具^[6]。

参考文献

- [1] 杨丹.日语篇隐喻的认知解构[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下旬刊),2020(1):222-223.
- [2] 洪艳.认知语言学角度下日语色彩词的隐喻功能——以“青”为例[J].科教导刊(下旬),2016(6):136-137.
- [3] 张晓英.探索隐喻认知理论在日语教学中的应用[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6):273-274.
- [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5]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6] 张继文.日语隐喻表现及其认知理解[J].扬州大学学报,2009(4).